

真才子固风流，也往往是一个能够掀风引潮的角色，而不会是萎靡俗套路之人。如水性杨花之流，如沉迷物欲脂粉之流，不过是一些俗物。这绝非苏东坡的品质和气概。所以，古往今来小才子一定是因袭，大才子一定是创造。苏东坡属于后者，所以不会走入套路，而是主动掌控一切，心有恒力并能适可而止。他常有定戒，而且在同僚和朋友中也能推行，是极为可贵的。



才子的定与戒

张炜

他经常劝说朋友一定要慎之又慎，即便是身居高位和京城得意之期，虽有乐饮，虽爱女子，但远非一个贪杯好色之徒。他在《记故人病》一文中说：“戒生定，定生惠，此不刊之语也。如有不戒、定生者，皆妄也。”他的这些悟彻，当来自个人的逆境生活，尤其是那场至大变故之后。

贬至黄州，他曾经严格实行过孤室独守痛省，这对于一个喜好热闹、出门必得结伴而行、诗酒常伴的文人来说，确实有些出人意料。当时黄州城南有一座安国寺，里边有茂林修竹，水榭亭台。每隔一二日，苏东坡必要前往焚香打坐。他在这段时间里时而自省冥思，达到了物我相忘、身心皆空的境界。“一念清静，染污自落，表里儵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且往而暮还者，五年于此矣。”（《黄州安国寺记》）他竟然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一直坚守修持，这对任何人都是很艰难的。他对好友王定国以文字警示：“粉白黛绿者，俱是火宅中狐狸、射干之流，愿深以道眼看破。此外又有一事，须少俭嗇，勿轻用钱物。”（《与王定国》）可见他自有操守、原则和底线。

皇室的荒唐奢靡之风污染整个利益集团，其中一分子如苏东坡，却最终成为难得之清流，这是他确保任何时候终不颓废、得以挺立的基础。坏的榜样也是极有力量的，腐蚀之力可以大到无穷。所以许多北宋官人蓄奴无数，生活极为腐败，连一些素有良吏之称的大文人在所难免。可贵的是苏东坡浅尝辄止，最终有定有戒，做到了人与文的统一、言与行的统一。

一个人即便在世取得了非凡成就，其本质到底平庸还是卓越，仍然要用“定戒”的有无。有恪守，有禁忌，有真理的追求，有严苛的持守，才会是这其中的真正卓异者。而许多人相信既是天才，就可以恃才纵欲，荒唐不足为怪；既是幸运儿，弄潮者，上苍也就偏爱，理该得到赦免。这真是极大的误解。世间没有这样的例外，也没有这样的侥幸，经过了足够的时间之后，每个人都将各归其位。

前些天我在微信上说：“我们家的梧桐路就要消失了”，我顿时心有戚戚焉：走，最后再去看一眼梧桐路。

走在梧桐路上

翁敏华

梧桐路还是那样的不好看。窄，窄得可怜。记得小时候常会看到有外国人在路口拍照，心里很不是滋味：拍什么拍？上海好看的地方多了，偏偏拍这穷街，什么心态！现在自己站在同样的地方也拍起照来。

从安仁街进，一路走一路数叨：喏，这里是幼君家开的茶叶店，这里是开小班的来娣家。见到一扇现已砌上砖的大宅门，妹说曾经在里面上过学，后来搬到城隍庙九曲桥旁边的地下室去。是的是的，我还记得某天她和同校的弟放学回家，身上都是湿的，说九曲桥水池旋转喷水，喷到坐在窗边的他们了！

梧桐路151号原是一座天主教堂，我们记事时已是一所小学。老家所在的131弄就在隔壁，进弄堂，左侧即教堂高墙，人字形，最高处仰面朝天不见顶，儿时更感觉高不可及。每当高墙那边小学堂传来升旗的国歌声，我们就学大哥哥

我的少年时代是在东北一个只有五户人家的小山村度过的，能读到的书非常有限。除了偷偷翻看公公当一般干部的爸爸的书箱——他不满意我看三国水浒等所谓旧书——只有同学和伙伴之间互借。后来实在无书可读了，就背北大中文系师生“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编的《汉语成语小词典》，就抄《四角号码字典》——《四角号码字典》是别人的，我发现词条和例句同我自己的《新华字典》有许多不同，于是两相对照，把《新华字典》所没有的一一摘抄下来。抄完一遍，嫌不工整，又抄一遍。上山打柴或下田干活回来，就一头扎在煤油灯下抄个没完。

后来搞翻译或自己写东西，之所以词汇相对丰富些，喜欢用四字成语，肯定与此有关。不过当时可是完全没想到搞翻译什么的，也没想到考大学。那時候大学统解体的了，“上山下乡”，看书再多，学习再好，也不顶用。那是完全没有功利性的阅读，纯粹出于喜欢。所幸天道酬勤——几十年后，当年在小山村窗台柜角抄的词典、背的成语在我翻译《挪威的森林》时派上了用场！我真心以为，在漫长的人生中我们可能更多时候是在等待一个什么。一个机会，一个偶然，一次相逢或艳遇？说不清楚。

下面，让我把我上小学

少年时代读书单

林少华

五六年级和初中期间（1964~1968）主要读的书目给大家叨叨一遍。多数是从读书笔记和不完整的日记中抄录的，作者的名字或有或没有。顺序是按阅读时间顺序排列的。那既是我读过的书的背影，也是我自身的背影，同时未尝不是整整一代人的背影和一个时代的背影——《西游记》《英烈传》《说岳全传》《水浒传》《说唐》《千家诗》《新增广记》《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镜花缘》《三国演义》《苦菜花》《战斗的青春》《白求恩大夫》《憩园》《青年英雄的故事》《幸福》《吕梁英雄传》《迎春花》《儿女风尘记》《小小十年》《少年时代》《敌后武工队》《野火春风斗古城》《烈火金刚》《监狱里的斗争》《赤胆忠心》《洮河飞浪》《晋阳秋》《红旗谱》《草原奇兵》《红旗飘飘》《狼牙山五壮士》《苗家三兄弟》《青春之歌》《红岩》《虾球传》《十万个为什么》《创业史》《红日》《香飘四季》《草原烽火》《高玉宝》《平原枪声》《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人应该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北极星》《花城》《毛主席诗词解释》《水浒传》《普通一兵》《真正的人》《艳阳天》《欧阳海之歌》《红色交通线》《贵族之家》《红湖的秘密》《阳光灿烂照天山》。

尤其留在记忆中的，至少有这样三本书，一本是《千家诗》。这是我从同学手里借得而存心未还的一部真正的线装书，“上海大成书局印行”。当时，除了《毛主席诗词》，这是我手头唯一地道的旧体诗集。“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知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而我那时正是少年，读起来更是心乐。诗集后面附录的“笠翁对韵”也让我痴迷至今：“天对地，雨

大姐姐的样，仰望看墙顶，举手敬礼。

131弄上一扇蓝绿色铁门挡住，只能把手机伸进栏杆拍了两张照，拍不出高墙的气势。此弄原名如意弄。得名当与其形状有关：中间部位有一个弯势，像古人把玩的一柄如意。一条只有二三十米光景的短弄，一共只有1号、2号、3号，加上隔壁安仁里一户人家的后门，总共四个门洞，却颇有特色，一是“此弄不通”，二是弄堂中间装有铁门。1号里住许多人家，且多为引车卖浆者流，而铁门内的2、3号里，住有资本家、职员等。1号里的孩子有时也会跑进铁门里玩，玩着玩着骂起人甚至打起架来，大人们就会出来管：“阿拉铁门里厢格小人是勿会骂人格，依阿里来格？”一句话，就把他们轰了出去，灰溜溜的。

走在了无人气的梧桐路上，觉得李煜的《相见欢》真是应景：“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下阙“剪不断理还乱”则全然是我们的此刻心境：为邻里们的搬迁高兴，又舍不得童年旧景。真所谓“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



夜光杯

对风，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雷隐隐，雾蒙蒙，日下对天中，风高秋月白，雨霁晚霞红……”在学了外语的今天，我更加认定汉语乃世界语言方阵中当之无愧的仪仗队。

另一本是《监狱里的斗争》。这部长篇小说的作者已经忘记了，但主人公在国民党监狱中写的那首“明月千里忆伊人”则始终未能忘怀，几乎可以一字不差地脱口而出：“当年，在辽远的故乡，正值春夜未央。我们踏着明月的清光，沿着清溪的柳岸徜徉，绵绵倾诉各自的衷肠。春风卷起层层细浪，露水浸润薄薄的衣裳。年轻的姑娘，谊厚情长；鼓舞他万里飞翔，投身革命的沙场！”这首诗在少年一个文学少年的心中激起过何等美妙而圣洁的遐思啊！也让我对革命者的爱情产生深深的向往之情。

还有一本是《北极



致青春 (油画) 刘文

星》。山东作家吴伯箫这本散文集是我仍可在书房中找出的当年爱不释手的几本小书之一。作家出版社1963年出版，印数4000册，定价0.38元。纸泛黄了，书脊几乎剥落，扉页写有父亲的名字，里面让我用红蓝铅笔和钢笔画满了

嗑不够

薛少娟

从小，嗑瓜子是我的最爱，这不，正中的门牙有三个牙豁，就是贪吃的佐证。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走过来的人，对饥饿都有烙印般的记忆。那时食物极为匮乏，几乎就没有什么零食。最快乐的消遣就是连队放电影时，你听吧，嗑瓜子的声音有节奏地此起彼伏……那些家里没来得及炒瓜子的人家，看看左边一家人嗑得香喷喷的；瞅瞅右边的人家嗑得美滋滋的……自己夹在当中，还真有点小尴尬。碰到友好的邻居自然会同馈赠一把，熟络的人情不自禁地命令道：“来点！”要上一把。要是周围只有不熟不近的，只有暗自咽口水的分了。一到秋天葵花籽扬场干净后，家家都拿着大口袋去连队晒场买葵花籽。一买就是十几、二十公斤，甚至更多。冬天遇到寒流天气，父母不上班，一家人不出门了，都围着锅台炒瓜子，嗑着瓜子口口生香，谈笑风生，其乐融融。

过去，小孩都日盼夜思想快点过年。因为一到过年，小孩穿上崭新的有口袋的衣服，挨家挨户地去拜年。一进门，笑脸一绽，小嘴甜甜：“叔叔阿姨新年好！”“好，好！吃瓜子……”小孩不客气，抓起来就装口袋，走三家就装满了，撒腿往家跑，到家掏空口袋，再跑去拜年，一天下来，收获满满。

我上小学低年级时，这个情景之所以记得清亮亮的，因为那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大人也嗑瓜子。课间，离我不远的桌子上有几颗一眼就能数得清的瓜子，挺大的，挺干净的，我好想捡上嗑，又怕被人看见，喊我：“馋死猫！”哎，工宣队一个大人到我们教室里来了，不知因为什么事情，我一点没记住，就记得他穿一身发白的旧军装，站在那张有瓜子的桌子边

上。很自然地，不紧不慢地把桌子上那几颗瓜子一颗一颗地捡起来，我仔细地看他把瓜子一一送进嘴里，再一颗一颗地吐出皮来……我盯着他看，就想这瓜子是生的？还是熟的？看着他轻轻地、慢慢地咀嚼着，也看不出他的表情是满足，是欣赏，还是遗憾太少了，总之他一颗不剩地把那几颗瓜子都吃了。我当时就想，早知道大人也这么馋，还不如我早把它吃掉。

以前，学校勤工俭学劳动很多，但最快乐的莫过于收获花籽的季节。那个时候，已经是九月份的秋天了，坐在暖洋洋的太阳底下，我们手持小棍，对着晒干的葵花盘一阵猛敲。成熟的葵花籽一敲就纷纷脱落，碰到籽大的、饱满的就抓起一把，塞到嘴里，直吃得满嘴溢出牛奶般的白浆，浓浓的白浆像羊儿倒口沫一样。碰到没有熟透的葵花籽，先一把捋去葵花盘上表面缀着的干花蕊，星星点点的金黄色挺好看的，可是不好剥，只好用手掰开，有的掰不开的就用镰刀割开，挨着葵花盘一点一点地剥。这时的葵花盘还带有粘液，粘在手上很难受的。这种葵花水分多，籽白生生的，吃起来脆脆的、水叽叽的，不香，但是有一点淡淡的甜味。浓浓的葵花味直冲鼻腔，和大自然的融合也就乐在其中了。

如今，条件好了，嫁闺女，娶媳妇，孩子考上大学，招待亲朋好友，各色水果、茶食琳琅满目，但瓜子永远是主打食品。迎来送往，不吃水果，不吃其他，嗑嗑瓜子，顺手方便，乐了，说了，宾主笑盈盈，祝福恭贺喜洋洋。

去年，我远涉重洋，去美国女儿家住了一段时间。女儿买的各种水果都好吃，可是一会咂吧咂吧就觉得缺点什么。细心的女儿知道我馋瓜子了，出去买了一包。我打开一尝，皮皮的，香味很淡很淡，一点也不好吃。一小袋瓜子时不时地嗑几颗，总也不见少……最近我和她视频，看她忙着一手拿着手机，一手在旁边摸索着什么，嘴里咕叽咕叽的。我问她：“忙啥？”她说：“嗑瓜子。”我赶紧问：“什么瓜子？”她举起来让我看，哇！是某著名品牌的瓜子。女儿说：“去年你来，我还不熟悉这里，没有找到地方，所以没有买到好吃的瓜子。以后你再来，我就知道从哪去买香香的瓜子，中国味的！”

古诗说油菜“不是闲花野草流”。油菜开花是为了结籽，农民种油菜是为了卖菜籽，油菜是一种经济作物，菜籽油是很好的食用油。古人认为，菜油甘辛温，润燥，散火丹，消消毒，还是外用刮痧的妙油。现代科学认定，人体对菜籽油吸收很高，具有一定软化血管，延缓衰老的作用。传统的菜籽油芥酸的含量较高，是否会使心脏受损还有争议，此争议使菜籽油冷落了很久，但现在种的都是低芥酸油菜。本乡本土的人做菜总是惦记着菜籽油，说菜籽油香炒菜滋润肥厚。

油菜古称芸薹，我国种植历史很早，新疆、甘肃、内蒙古等地都是油菜的故乡，所以也叫胡菜。上海地区的油菜种植始于元朝，至明清郊区已普遍种植，是农民自己食用的油料，一般都是

夏收以后吃菜籽油，秋收以后吃豆油。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由于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扶持油菜生产的政策，以及油菜籽产量的提高，郊区农民感到种植冬油菜比种植秋菜面积逐步增长，产量提高。到了1965年，油菜面积扩大到70多万亩。亩产达到300多斤，从这一年开始，实现了全市城乡人民食用植物油自给。这是那个年代郊区农业的辉煌，现在忘却了的里程碑。

由于种油菜比种麦子经济效益好，又能实行动地与养地结合，所以农民种油菜的积极性比较高。油菜面积逐年扩大，1992年郊区油菜种植面积达到140多万亩，创了历史最高水平。随着郊区

种植业结构的调整，以及油菜籽市场价格的开放，油菜籽市场出现了阶段性的波动，市场波动，生产也波动，种植面积逐年下降。90年代中后期以后，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加快，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用工大的油菜籽种植面积继续减少。到2010年，上海郊区油菜籽种植面积只有13万亩左右，到如今看不到大面积生产性的油菜田了，一些地方只是为了观光农业，看看油菜花而种植的几十亩、上百亩的油菜田大盆景。

油菜—水稻，曾经是上海郊区粮油生产用地养地结合的一种好茬口模式，农民也喜欢种。种油菜土壤又松又肥，有利于后季水稻的生长。种麦子土壤容易板结，田脚瘦。但由于种油菜花工多，

十日谈

鸡 毛

南方有清蔬 责编：杨晓晖